

中編下

古今
性異集成

中華書局印行

古今性異集成

民國八年三月印刷
民國八年三月發行

(古今怪異集成)全四冊

定價銀二元四角



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

目錄

人異類
人事異類
稟賦類
形質類
音吐類
容貌類
疾病類
妊娠類
血肉類
居宅類
飲食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 目錄

器用類
喪祭類
音樂類
異教類
異人類
方外類
方伎類
變化
攝制
扶鸞類
醫藥類
星相類
推命
占卜類

燒煉
禁劾

祈禳
巫蠱

看相

卜筮 拆字

堪輿類

雜術類

技勇類

盜賊類

乞丐類

棍騙類

戲劇類

夢幻類

讖兆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下

方伎類

變化

拾遺記。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霧。霧闇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術惑。神怪無窮。

列仙傳。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

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爲犯法者。將收之。廊走百餘步。變爲青鹿。吏逐之。遂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見而又逐之。復變爲白虎。急奔。見聚糞。入其中。變爲鼠。吏悟曰。此人能變。斯必是也。遂取鼠縛之。則廊形復焉。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之。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乃召廊。勒兵圍之。廊按前法爲鼠。公從坐。翻然爲老鵩。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

拾遺記。秦王子嬰常寢於望夷宮。夜夢有人身長十尺。鬚鬢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闢者許進焉。子嬰乃與之言。謂子嬰曰。予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乃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衆丹法。冬日坐於堅冰。夏日臥於爐上。不覺寒熱也。及高死。子嬰棄高尸於九逵之路。泣送者千家。咸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

後漢書左慈傳。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卽近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卽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座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捉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搜神後記。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皮色爪牙。悉如真虎。鄉人周眡。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與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見一大黃斑虎。從草中出。奮迅吼喚。甚可畏怖。二人大駭。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云。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知。乃以醇酒飲之。

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體。事事詳悉。了無他異。惟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羅。有蠻師云。有此術。乃以三尺布。數升米。緝一赤雄雞。一升酒。授得此法。

搜神後記。錢塘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北齊書方伎傳。由吾道榮。琅邪人也。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爲其家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尙。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恆嶽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宮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部。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尋爲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慶。道榮歸周。隋初。乃卒。西陽雜俎。元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

脫屣天下。而以道爲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腹也。元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破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酉陽雜俎。雲安井。自大江沂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沿沂。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卽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西陽雜俎。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一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楊以緝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西陽雜俎。安豐縣尉裴顥。士言元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已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元宗又每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廣德神異錄。唐元宗於正月望夜。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門望殿門。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洞照宮室。熒煌如晝。時尙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結構繪采。爲燈樓二十間。高百五十尺。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仍以燈爲龍鳳虎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有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上促命召來。既至。潛引法善觀於樓下。人莫知者。法善謂上曰。影燈之盛。天下固無與比。惟涼州信爲亞匹。上曰。師頃常遊乎。法善曰。適自彼來。便蒙召。

上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於是令上閉目。約曰。不得妄視。若有所視。必當驚駭。上依其言。閉目距躍。身在霄漢。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觀覽。上開目。見燈燭連瓦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上喜甚。久之。法善曰。觀覽可回矣。復閉目。與法善騰虛而上。俄頃還故處。而樓下歌吹猶未終。法善至西涼州。將鐵如意質酒肆。異日。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涼州。因求如意以還。法善又嘗引上遊於月宮。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爲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業丙子。終於開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寧州有人臥疾連年。求法善飛符以制之。令於居宅井南七步掘約五尺許。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歲年永悲。羽翼殆歸。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飛。疾者遂愈。案孔惲會稽記云。葛元得仙後。几遂化爲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中見此案几。蓋欲飛騰之兆也。尤能厭鬼神。先是高宗曾檢校諸術士黃白之法。遂出九十餘人。曾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士女往觀之。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人大驚。師曰。皆鬼魅。吾法攝之也。卒證越國公。

河東記。唐汝陽王好飲。終日不亂。客有至者。莫不留連旦夕。時術士葉靜能常過焉。王彊之酒。不可云。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爲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

與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滿。王引入，長二尺。既坐談，胚渾至道。次三皇五帝，歷代興亡。天時人事，經傳子史，歷歷如指掌焉。王呿口不能對。既而以王意未洽，更爲話淺近諸戲之事。王則懽然，謂曰：觀師風度，亦常飲酒乎？持滿曰：唯所命耳。王卽命左右行酒。已數巡，持滿曰：此不足爲飲也。請移大器中，與王自挹而飲之。量止則已，不亦樂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醪數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飲之。王飲中醺然，而持滿固不擾。風韻轉高良久。忽謂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觀師量殊爲未足，更請進之。持滿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見彊？乃復盡一杯，忽倒視之，則一大酒榼，受五斗焉。

龍城錄：開元六年，上皇與中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王城崔巍，但聞清香靄鬱。視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陵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

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暨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原化記。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韁而走。生追之。出啟夏門。直至終南山。不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葡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異。頗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留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者。生心自驚駭。未測其故。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隸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豈若人間浮榮蠱菌之輩。子願之乎。生拜謝曰。敬受教。老人曰。授學師之禮。合獻一女。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已上。三品已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

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妝。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臥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乃道術者爲之耳。遂取水噴呪。死女立變爲竹。又曰。此亦不遠。搜尙在。遂持刀禁呪。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旣被擒。遂被枷鎖捶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錮項。領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幻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卽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闊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噴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暝。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

酉陽雜俎。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抃瓦盞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驛步抓目。徐視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嚙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

滅。惟金粟、綸巾、鷺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西陽雜俎。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戎將將斬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戎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襜巾幘。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徐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戎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戎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往。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西陽雜俎。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吾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

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胛。再三墜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酉陽雜俎。唐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箇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室朗若張燭。

宣室志。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爲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先生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遊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元綃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元暢。迴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旣而謂七娘曰。汝爲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於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於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之。畢。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